

問題與討論

反對性／別\*  
性的文明化及其不滿  
卡維波\*\*

Against Gender/Sexuality  
The Civilizing of Sex and its Discontent  
by YinBin NING

關鍵詞：泛性論、非正式化、文明化、(新)道德主義、隱遁、生理性／別、社會性  
Keywords: pan-sexualism, informalization, civilizing, (new) moralism, sequestration, sex, sexuality

---

\* 初稿是我在2021年1月10日〈性別人權協會21年鬥陣餐會〉的講話。本文標題多少呼應了我求學時讀的一本名著的標題，即Paul Feyerabend的*Against Method*(1975)，不過看重的是他對西方科學的殖民主義與主流既定範式的反對精神。

\*\* 服務單位：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E-mail: karlweb@gmail.com

## 摘要

原本指涉男女兩性的sex，在步入20世紀的西方人企圖文明化男女交合的用語時，創造出sex的新意義(性交)，由於這個新意義有擴張到男女交合之外的泛性論趨勢，最終又發明了性變態心理與sexuality。Sex的文明化在現代平等的趨勢下出現了非正式化(不守等級秩序老規矩之自在但自制)與性自由的運動，由此促進sexuality的發達與普遍，以致於在公共領域中，生物生理概念的sex越來越讓位於個人—心理與社會—政治概念的sexuality，後者逐漸變成文明化sex的新力量，取代了宗教禮教的舊力量。由此形成sex可能反對sexuality的形勢。

## Abstract

The modern meaning of sex was invented and expanded to cover sodomy and other acts than copulation, and was further civilized in a modernizing West. The incessant expansion of the meaning of sex or pan-sexualism eventually invented the notion of sexuality today. Sexuality is further promoted and universalized when civiliz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value of equality promotes informalization, replacing aristocratic etiquette of sex, and sexual freedom between men and women, gays and straights, so that the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conception of sex is gradually conceded to the personal-psychological-social-political conception of sexuality. Now sexuality with its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new form of moralizing, has become a new force of civilizing of sex, replacing religion as the older force of civilizing. The conjuncture of sex against sexuality is thus possibly coming.

## 一、性／別研究的基本範疇與本文命題

性／別研究的學生往往將性／別當作普世真實的範疇或實體，方便地用以指認古往今來的性／別現象；換句話說，性／別不被當作歷史概念或分類。然而，性／別並不只是在歷史中發生並且將在歷史中消逝，性／別本身的歷史性總是提醒我們要回到性／別研究的最基本範疇，像英文中的 *sex*、*sexuality*、*gender* 這樣的概念，置疑它們看似普世的地位，敏感於它們在不同社會或時期的差異，更有甚者，追索或開創在非西方文明中能與之競逐普世地位的相似歷史概念。不過在這篇文章裡，我的目標將只是藉著闡述 *sex* 與 *sexuality* 的歷史發明如何在文明化的影響下，因應著社會政治力量轉變，而形成今日 *sexuality* 發達擴張而限縮了 *sex* 的領域與影響，例如反映在社會建構論的主宰與生物決定論的衰落。

本文題目翻譯成英文是 *against gender/sexuality*，其實也可以說是 *sex against gender/sexuality*。在本文我會經常使用 *sex*、*sexuality* 這兩個英文字，因為我主要是以英文的 *sex* 來反對英文的 *sexuality*。說到底，我大致是反對英文的 *sex* 和 *sexuality* 對人類世界現象所作的分類以及影響，希望有其他（例如中文的）新分類來與之競逐。

本文要說的是，目前 *sex* 太萎縮了，*gender/sexuality* 太主宰了，從而衍生出佔據全球媒體與文化主要位置的諸如跨性別、同性戀、性／別身分等相關話語。我把這個「*sex* 萎縮、*sexuality* 主宰」的現象用「文明化」來理解：一方面，*sex* 相較於 *sexuality* 是更鄰近野蠻獸性的危險（Alan Goldman 所謂的 *plain sex*，或盧梭的野蠻人之性）；另一方面 *sexuality* 目前的發展則更加速地往文明開化前進，亦即，相關 *sexuality* 的話語與宣傳佔據了道德高地並具有啟蒙的姿態，而且 *sexuality* 這樣的文明化形態近年來很複雜地和全球化下的身分政治、地緣政治等等聯繫在一起，被全球化上層力量所加速推廣，以致於引發了各地——可能是傳

統保守人群或宗教信仰徒，可能是年長者或中下階級，可能是反全球化者或反西方文化霸權者，或者政治撕裂下的反對派或保皇派等等人群（上述人群的共同特色就是與校園自由左派疏離）——對於政治正確的sex/gender/sexuality之反彈。我則認為sex與sexuality需要平衡，因此在本文提出這個sex反對gender/sexuality的命題。不過，用sex來平衡sexuality只是反對的策略之一，還有其他反對路線，例如從中國的辭彙概念像淫／色／情／欲來反對英文的sex/sexuality。這個留待以後再說。

## 二、sex與sexuality的區別

本文主要是用西方的sex來反對西方的sexuality。這樣講很奇怪，因為sex和sexuality可能被認為根本是一個字的細微變化，對一般人而言意思差不多。Sex偶而可以當動詞用，但是大部分時候都是名詞；Sexuality則是比較抽象的sex，指sex的特質或性質。這兩個字的用法可舉例如下：我跟某人發生sex，有sex關係，就是指著雙方發生性交，意思比較接近動作；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和某人發生sexuality、有sexuality關係，因為sexuality是個人特質的，不是講人際關係的。在英文中如果問：what is your sex？那是問你是男是女；如果問：what is your sexuality？那就是問你是否同性戀、異性戀？是否很開放還是很保守？性癖好是什麼等等？不過，現今一旦涉及公共的社會政治議題，談論的就不是sex，不是性交問題，而是更抽象的sexuality——例如，同性婚姻，談的不是sex或肛交，而是性的權利、法律、政治等等。由於sexuality相關的話語論述是公共的語言，近年來已經可以堂而皇之的在教室、在議會、在街頭、在報紙電視上大談辯論，都沒有違和感，不會被指摘為傷風敗俗。但是如果談sex，也就是生理性交方面，那就會讓人覺得兒童不宜，不適合公然的公共討論了。此外，研究sex的學問，就是性學、性醫學或性科學；相對地，研究sexuality的學問，則是

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包括像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這類。當然這樣的分工不是絕對的，畢竟以前批判理論等等也是以sex為論述對象的，而且因此還曾和性學爭奪sex的話語權。後來sex才從兩腿之間、兩耳之間、兩人之間，轉變到社會、歷史、政治、制度與國家之間。Sex與sexuality不同的學問知識基地是造成兩者逐漸分途、以致於對立與互見興衰的重要因素。這就是目前兩者之間的大不同。

Sex應翻譯成「生理性／別」，sexuality的翻譯則應該是「個人(特質)－心理－社會性」(這個翻譯太長了，所以我有時簡稱為「社會性」)。等下會解釋為何應該這樣翻譯，還有這些字的來由。先說說中英文互相翻譯的問題。

### 三、殖民地學術的中英文不分

中文開始採用英文的概念(不論是直接插入英文字或是直譯字)多半有個橘化為枳的過程。有些中文採用是具有主體性的挪用，有些則只是洋涇濱跟風。這個語言變化背後的大脈絡是西方化或者現代化，過去則基本上都是殖民現代化，例如台灣做為西方文化殖民地，學術上就經常中英文不分。殖民地學術常常假裝英文可以直接拿來使用與套用，因此也直接賦予原來中文新的意義，結果不但改變中文原有的用法與意義，也在中文社會中推動新的觀念與社會改造。20世紀以前，中文的「性」並沒有英文sex的意義，張立文先生編過一本書，就叫做《性》，講述了中國歷代的性的意思(例如指事物本質)。到了20世紀，中文的「性」才有了英文sex的意思，現在中文「性」的含意也多少逐漸受到sexuality的影響。以下為了避免通篇都是英文字，而且也為了分析中文概念的使用，我有時還是用中文的「性」，此時就是指受到西方sex意義影響下的性。

#### 四、SEX的字源與變化：從男女到性交·泛性

在西方，英文sex這個字出現在14世紀晚期，字源乃是「別」，僅指男女兩性的意思，直到20世紀以前均如此。但是1900或1906年，sex開始有性交的意思<sup>1</sup>；於是sex做為性交的意思誕生了，藉著翻譯影響了中國的「性」的意思。同時，生理解剖學建立了，1938年sex有了性器官的意思(同前註)，此時sex表示男女生殖器性交的意思更明顯了。但是sex主要還是指男女，例如到了1950-60年代，“sex oppression”還是普遍指著壓迫女性；書名像Language and Sex (Thorne & Henley, 1975年出版)也是指語言與兩性。換句話說，至少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sex還是很常指男女兩性，畢竟目前流行的gender說法在此時還沒有出現或普遍。故而，此時的sex，其翻譯就是男女。也因為sex以前限於男女或主要意思是男女，所以像早期(1871年)人類學講sex symbol，中文翻譯是性象徵或性符號，意思就是象徵男女的符號；但是到了1959年講Marilyn Monroe (瑪麗蓮夢露)是sex symbol，這時候就主要是性交方面的意思了(同前註)。

換句話說，有些人現在讀到西方早期文獻講sex什麼什麼，會以為就是講性交相關的事，但是其實是講男女什麼的，很類似中文的「男女(生殖器)之事」。例如：早期西方講性心理學，未必就只是對性交的心理研究，一部份內容其實是兩性心理學，如女性心理。**在這個階段，性交與男女是同一回事**——性事就是男女之事。由於sex的概念只限於男女，其他我們現在認為是性的、屬於性的現象，過去都各有自己的專門名稱，例如，過去沒有人會把人獸肛交和男女性交當作同一回事，人獸肛交sodomy和男女交合copulation既不是同一個概念範疇，也不是同一個字，當時也沒有同一個字或範疇來同時涵蓋兩者。但是，現在有了！就是sex！

1 以上根據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的sex條目(Sex字源亦可參考Ellis & Abarbanel 52, 586)。

至於為何20世紀初sex由「男女」擴張到「性交」的含意，現在只能推測可能這是當時較不直白地指涉男女性交，屬於性交用語的文明化。

現在英文的sex不但指涉男女(性交)，還包含男男、女女、人獸、自慰、以及各種變態，這可以說是從西方性學家開始的一種**泛性論**。而一般中國人對於sex或性的關注幾乎完全就是性交，至於sex作為男女則有「兩性」的說法；事實上，我們在20世紀接受了sex就是性交的意思後，同性戀話語也在同時被引進中國，所以我們幾乎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這個泛性的趨勢。總之，sex是「泛性」的，因為sex不斷擴張著男女／性交的意義與範圍。

## 五、Sex的泛性論分類法帶來了性變態

泛性論是把男女交合當作性，把手淫自慰也當作性，把男男肛交當作性，把色情書刊當作性，把比基尼泳裝女郎海報當作性……等等，我們現在對這樣的分類已經習以為常了，覺得很自然與直覺，但是以前並不是這樣分類，所以這只是一種可能的分類而已。男女交合，人狗獸交，男男肛交，能一樣嗎？現在(受到英文sex影響的)性觀念說，它們一樣，都是性。可是中文以前並沒有今天我們講的「性」的意思，如何理解這種語言的變化？怎麼解釋性從男女交合轉變到泛性這樣的現象？以前顯然認為男女交合是非常重要的，和生殖直接相關，是焦點所在，所以男女交合是個獨立的概念範疇。但是進入現代後產生了變化，身體享樂可能變得更重要了，於是出現了這個包含甚廣的「性」，我認為這是泛性論產生的原因。不過我要強調：不是世界上必然永遠一直有「性」，**目前**sex的意思是歷史的，是歷史過客之一，sex做為性交的存在或者目前泛性的分類法，也不過一個世紀多而已，以後可能會被其他分類所取代，或者變成和現在不盡相同的分類方式。

Sex原意是男女／男女特質／男女生殖器，後來則有男女性交的意思。然後因為開始對同性戀的解釋(下詳)而逐漸延伸到男女以外的一些現象，過去這些現象各有各的名稱，但是現在都歸屬於sex之後，非男女性交的sex就被歸類於性變態。換句話說，**sex不限男女後便出現了性變態**，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不能說所有的性都(和男女性交)一樣，都一樣正常。**泛性論就這樣帶來了性變態**，或者說，當代意義的性(sex)的發明同時就帶來了性變態。<sup>2</sup>

泛性論為何興起？我剛說社會背景是從生殖到享樂的變化，但是**知識上的直接原因**則是現代sex的意思發明出來後，sexuality約在同時也被發明出來了。怎麼發明的呢？由於sex的泛性論涵蓋了性變態，而性變態衍生了**心理的發明**，同時泛性論認為**幼兒也有性的存在**，這些新知識層面的浮現都促成了sexuality的發明。

下一節我再來解釋sexuality與性心理的發明，在此我先解釋「幼兒的性存在」與泛性論的關係：泛性論不但以性本能來解釋人的各種行為與心理，而且泛性論也認為性本能存在的原型便是幼兒的性經濟。「性經濟」的意思是：性本能就像能量，能量可以灌注出去到某對象，然後收回後再灌注到另一個對象。此時灌注出去(支出)的能量要等於收回的能量，其運動方式就像經濟的收支平衡，所以叫做性經濟。當然有時灌注出去的未必能完全收回，還會有殘留，此時「灌注＝殘留＋收回」才是收支平衡的經濟。幼兒性本能的能量在常態下先灌注到黏膜性質的口腔，收回後再灌注到肛門，收回後最終再灌注到青春期的生殖器，以這樣的性(經濟)發展來解釋常態與變態的出現——灌注後若無法完全收回而有殘留，就會有滯留於口腔或肛門的變態情況，使得口

2 不過，在一段時間裡，變態的性不能和正常正宗的性相提並論，變態的性被視為不完整或不道德的性等等，例如口交不能和男女交合相提並論。或者有人認為「sex不限於男女性交(也包含口交……等等)」這早已經是語言分類上的共識，其實也未必：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被揭露曾與白宮女實習生口交後著名的宣示：「我和那個女人沒有性關係」(“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就是一個例子。



腔與肛門也有性快感。常態的發展則是性本能完全集中灌注於生殖器。總之，性本能的發展因此有個常態進化過程，類似從胚胎到成熟，但是也可能存在諸如退化或滯留的病態發展，以致於導致精神病。性本能的能量運動或性經濟(灌注－收回－灌注……)<sup>3</sup>不但可以解釋幼兒個體成長到成人的性成熟與性健康過程，最終這套原理還可以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與文明，也就是人類的性本能灌注(昇華)到對社會有用、文學藝術或文明之目標上(Freud)。總之，泛性論會帶來性的常態／變態、退化／昇華的區分。

「性存在於天真的幼兒與高尚的文明之中」，這樣的泛性論是和「sex可以應用到很多男女交合以外的行為」在同一個氛圍中發展的。在下一節可以看到，sex如何離開生物生理的侷限，開始進入個人心理、個人生命史，以致於進入或解釋社會關係等等，這就是sexuality的出現了。

## 六、性倒錯與Sexuality(個人生命史與性心理)的發明

現在來講sexuality的發明<sup>4</sup>。Sexuality其實是因為「性倒錯」這個觀念而被發明出來的(Davidson)。什麼是性倒錯？就是扮演異性角色(例如打扮成異性)、但是性方面偏愛同性(Ellis & Abarbanel 485)，這是過去的流行說法，至今仍可在網路上看到這樣的定義<sup>5</sup>。「性倒錯」(現在已經廢棄不用的詞)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同性戀兼變裝癖或跨性別；不過現在

3 當然性經濟運動只是弗洛伊德早期用以解釋性發展的一個模型(參見弗洛伊德《性學三論》)，還有其他模型。

4 可參考Davidson對露理士與性倒錯的分析。不過我下面的說法還摻雜了弗洛伊德等等不同著重點。

5 例如wikipedia關於sexual inversion (sexology)條目的解說。雖然露理士並不都以性倒錯流行說法來解釋同性戀，但是他仍然說：「男性的逆轉者往往有相肖于女性的傾向，而女性的逆轉者則有相肖于男性的傾向；並且這種傾向在身心兩方面都有」(311)。按：此處的性逆轉者就是性倒錯的另一種翻譯。又，sexual invert這個詞的語境當初是與sexual pervert對立的，所以有醫學取代犯罪或道德污名的意思。

主流 sexuality 的分類法會嚴格區分同性戀和變裝癖／跨性別，所以性倒錯難以合乎現在的分類，可以說現在根本不存在性倒錯了。然而我們今天對像同性戀、變裝癖、跨性別這些性／別分類的當代理解，卻又是從性倒錯而來的，只不過原初的分類現在被揚棄了。在20世紀初期，性倒錯和陰陽人被認為是一路人，因為當時把造成性倒錯的可能原因歸諸於生理原因，認為性倒錯應該是陰陽人造成，但是後來就發現其實很難循生理解剖模式來解釋性倒錯，例如，你去檢查一個性倒錯（當時多半是男的），你找不到陰陽人或者女性性器官的證據，那怎麼解釋這個穿女裝愛男人的男人？於是就只好發明了心理說，說是有個東西叫做「心理」（變態性心理），導致了性倒錯。

性倒錯不是生理解剖可以解釋的，而用「心理」來解釋性倒錯則無法說**病因**是座落在身體哪個器官或部位，因為心理病因不存在於任何器官，可以說是遍佈全身的。然而性倒錯或各種（性）心理疾病的**效果**則可以座落到某個器官，這會因個人心理發展史而異。換句話說，心理病理（**就像生理發育**）也有其發展過程，所以後來有口腔肛門生殖器的性發展或停滯或倒退階段這類說法，造成每個人不同的心理狀態。換句話說，生理幾乎每個人都一樣，但是心理卻各自不同，有獨特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為什麼？因為**個人心理是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歷程造成的**，這是個人獨一無二的地方（這種心理學說因而強化了個人主義，配合了資產階級個人的興起）。個人生命史造成的心理（而非生理）繼而決定了性倒錯——個人的性心理（性倒錯或其他）就是他的 sexuality，而不是他的 sex。於是，sexuality 就此誕生了！

## 七、Sexuality 從個人心理延伸到社會政治

像上述這樣認為「性」沒有特定解剖位置、而效應遍及全身的「**泛性論**」（源起於生理性的擴大意義——也就是從出生到死亡，從交合到

雞姦都成為“sex”)，最終能擴及人類社會，乃是因為不斷(被各種性變態話語)擴張的生理性最終擴散到各種與解剖或生理無關的文化與社會符號(廣告中的性感服飾、同性戀遊行……)。性如果只是sex(生理性)，那就很難承載這麼多意義，故而sexuality(社會性)勢必要取而代之並且佔據這些被開發的新領域。這就是sexuality的源起。

Sexuality出現了，它是心理的、個人的、然後是社會的、政治的等等——和sex的生理性不同。同性婚姻不是sex問題，性騷擾不是sex問題，它們都是sexuality問題，是更為廣泛的個人與社會議題。Sexuality到了1990年代開始大盛，直到今日，而且藉著sexuality的不限於生理，這方面的相關議題進入了社會與政治，與各種權力關係發生交織的影響。當然，與其關連的生理性(sex)也因為這些權力交織而被各種社會關係與網絡所管制，被文明化！

總結上述，sex的性交意義與sexuality的概念在20世紀初被發明出來，接下來則是sex連帶著sexuality的版圖擴張。Sex的擴張趨勢首先是從男女擴張到其他，sex的廣泛言說則助長了sexuality，但是接下來，sex反過來靠著sexuality擴張到人類生活領域與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在20世紀中後期真正實現了泛性論。到了1990年代則是sexuality的興盛與主宰(gender在20世紀中葉被發明，然後也不時居主宰地位而與sex或sexuality形成共治)。進入21世紀後的趨勢則是sex的相對萎縮與隱遁。下面我就來簡述這個sex與gender-sexuality分途對立與興衰起落過程。因為提到gender，我雖然不深入探討，但是必須在此簡單交代一下gender的發明。

## 八、陰陽人(雙性人)促成Gender的發明

這節我簡單地提一下gender的發明，以便進一步說明sex-gender-sexuality的關係與變化。前面說到sexuality是因為性倒錯而被發明出來

的，至於gender則是因為陰陽人而被發明，而且陰陽人也在後來跨性別(trans-gender)的發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總的來說，gender和sexuality是比較接近的，站在社會建構這一邊，而sex則是站在生理生物那一邊。讓我簡單地講清楚這個sex與gender的對比，然後再回到sex against sexuality的主題。

前面說sex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是現代的意思，就是「男女性交」，後來變成「性」；第二個較古老的意思就是「男女」，也就是現在我們稱為兩性性別。1960年代開始逐漸地有gender的提法，到如今gender已經普遍取代sex做為男女性別。Gender是研究陰陽人或雙性人(性器官曖昧不明的人)的John Money在1950年代中期發明的概念。Gender這個字來自文法，因為西方字詞有分陰性陽性(類似中文他／她)，也就是字的gender。John Money借用了文法的這個專有名詞而主張說：人有sex，但是也有gender，人的gender不是他的sex決定的，而是社會文化決定。Money以某個意外失去陰莖的幼兒做為女性扶養長大為實驗來說明其理論。<sup>6</sup>由此gender與sex分家了，兩者之間可以不對稱。

早期判斷陰陽人(雙性人)的是外行肉眼，看看幼兒的生殖器長的啥樣來判斷到底是男是女，後來才變成醫學按生理解剖來判斷。故而，早期某個雙性人雖然生理解剖上是男人，但是卻可能被家長誤認為女人，而以女人身分活了一輩子；對於Money來說，此人就是女人，「女」就是其gender，是由其父母學校教養、周圍環境對待方式、人際關係等等所形成的。如果有一天生理解剖或染色體發現他是男

6 John Money認為性別完全可以透過後天教養形成，所以當雙胞胎小男生之一在割包皮失敗，小陰莖被燒掉後，John Money就建議將小男生從生理上改造為女生，而且當成一個女生來教養。後來這個女生長大後自覺為男性，於是又變性回為男人，並且批評John Money，最終當事人自殺，可參考Germon，以及科拉品托。跨性別社群之所以反對這種「性別完全是後天教養所決定」的觀點，原因之一乃是因為**跨性別就是這個後天教養失敗的最好例子**。如果後天教養論成立，那麼跨性別社群顯然就是教養偏差或變態的產物。總之，**按照跨性別社群的觀點，性別不是可以被社會後天教養所完全決定的**。

性，那麼他的sex就是男性，sex和他的心理認同與社會認可沒有關係，生殖器或生理決定了sex。因此，以前男女(man與woman)是sex(生理)決定的，現在sex只能決定男性女性(male與female)，男女(man woman)越來越被認為是gender所決定的<sup>7</sup>。Gender一般翻譯成「社會性別」，意思是說，男女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建構的；Sex則被稱為生理性別，因為sex指的是男女生殖器。

順便說一句，現代很多重要概念的發明都是從邊緣案例而來的，就像許多生理醫學的發現都是從病理而來。單單只看男女，發明不了gender/sexuality；正是因為看到了不男不女(生理曖昧的病理)之陰陽人，才發明了gender；正是因為看到了性倒錯(變態)，才發明了sexuality。科學革命派的說法是現代很多科學與學術的重大發明、發現或變革都是從反例、變異等等而來。甚至可以說：邊緣案例是現代發現事物本質的關鍵。當然，另一種傳統思路則認為應從常理常態而非病理病態去界定事物本質，而且也只有在接受穩定的科學範式之下才能作好研究、有所積累與成就。

## 九、Sex-gender-sexuality的三角平衡與鬥爭

Sex和sexuality兩者也不是說界限多清楚，但是用法上總是有個趨勢將sex歸於生理方面，sexuality則歸於社會方面，就像sex(生理性別)與gender(社會性別)的關係。值得觀察的是，原本sex與sexuality在字根與知識上是同源的概念，**卻可能在社會政治場域裡互相對立**，例如參與到生物本質與社會建構的對立話語中，**但是也可能在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中互為犄角、共同發達**。當然sex、gender、sexuality互相關連卻

7 不過很多人強調男女只能是sex決定，其理至明，一如種族建立在膚色，年齡建立在歲月，殘疾建立在身體功能，昭昭日月，並非而且也不會受到個人心理認同與社會建構的影響。這種對生物生理的強調則是批判理論挑戰的對象。

又緊張拉鋸可能是常態，畢竟這三者的話語效果會與社會中的各種力量接合，例如gender話語就經常與女權主義結合，在許多「文明開化」社會中，gender與相應的女權往往有較大的正當性與話語權，甚至在選舉政治中有相當的實力。但是gender也當然可能會被其他人群或力量所挪用借力，例如反色情的宗教人士也會以gender平權為理由。當gender或婦女力量強大時，也會成為一種文明化的力量；在西方的道德主義(禁酒節制運動)時期，婦女就是被召喚的主體來進行宗教道德的文明化。在當代，gender(女權)與sexuality(性平等權)往往並置且各自具有正當性，這就是「性／別」，sex則明顯地缺席。一般說來，sex、gender、sexuality三者若處於平衡的勢均力敵狀態，相關人群的權力關係也比較不會傾斜。

## 十、Sex(主動與被動)的文明化

目前sexuality(社會性)的發達與主導似乎是以更高度的文明現代性馴服了sex(生理性)——「文明化」的本質就是將人類與動物共通的生理表現隔離隱藏起來(也就是盡量退出公共顯眼的地方)，或者說文明化「隱遁」了人的獸性——在此「隱遁」的意思不是沒收或剝奪你私人的所有，而是類似「扣押」，亦即，准許被隱遁對象的存在；例如，不是不准你大小便，但是你得去廁所為之，這就是把排泄給「隱遁」了<sup>8</sup>。由於文明化只是隱遁獸性，故而獸性仍然存在，只是隱藏、隔離或變形等等，而不是被根除消滅。

Sex的文明化因此不是從此閹割了人的生殖器，或者不再有性交，而是：sex(生理性)轉向了性隱私，sex不能那麼顯眼(丟人現眼的「不

8 這個術語來自Anthony Giddens，原文是sequestration，但是他沒有解釋為何用這個字。台社編輯幫助我更好理解這個詞的意思乃是接近「扣押」，例如，公權力把你的東西拿走，你要付出代價(盡義務、還債)才能償回。

文明」)，而且sex(生理性)被納入了個人主義、商業文化、自我成長的心理對話、性／別平等、社會運動或網路管制。

事實上，sex為了爭取自由解放，積極地和文明進步的各種話語與運動掛鉤，所以也主動進入了自身的文明化，例如為了有肛交自由，男男肛交實踐者會主動掛鉤很多文明進步的運動和語言(好比加入同性戀性權、性別平等、勞工權益等運動)。

總之，由於sex的生理生物性質(與獸性相通)，sex的文明化必不可免，但是隨著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變化，sex的文明化會有不同方式與表現。事實上，在現代化之前，男女交合(以及後來被納入sex的諸多行為)在西方是受到傳統婚姻家庭與宗教保守性道德的文明化，這種保守的文明化在進入現代後產生了很多變化與挑戰；但是在進入現代之初(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文明化則產生更強大的性壓抑。「成功的」文明化與過強的性壓抑不是沒有後果的，下一節將講到**成功的文明化對自制能力提出了更高(因此較易失敗)的要求**，並使得表面工夫的繁文縟節沒有必要(「非正式化」的興起)。

## 十一、Sex的文明現代同時帶來非正式化甚至文明倒退

生殖性交的文明化自古即賡續存在，每個時期或社會的文明化則各有不同。20世紀中葉後的文明化與「性的現代化」<sup>9</sup>重疊，性的這種文明現代化雖然使得性更複雜精緻，但是也同時會有看似文明化倒退的現象(例如濫交約炮)。這種**文明化倒退**看似是**接近野蠻、接近動物**，也往往由此醞釀著**爭取性自由、性解放的衝動**。可能有一種迷思認為現代的性自由解放運動緣起於人類原始野蠻與動物共通的生物本性，是人類爭取性健康衛生時的自然需要或物質基礎；然而我認為，對於

9 性的現代化包括了性科學的興起，性不限於生殖或婚姻，性的社會運動，性的商業化，性的公共展示與言說，性與自我的更緊密結合等等。

性自由解放的嚮往爭取，往往是**性的(過度)文明化之副作用**；換言之，爭取解放之性自由運動並不是人的生物獸性驅使，而是文明化過度壓抑的產物。這種看似吊詭的相反作用，**正如活在非常文明現代的人們會嚮往自然荒野，是同樣的道理。**

強大力量的文明化或壓抑成功的文明化，在出現反過度壓抑的運動之前，或甚至(隱遁獸性失敗的)文明倒退之前，總會伴隨著「非正式化」這個現象。下面就來解釋。

文明化為何總會伴隨著「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sup>10</sup>或僅有一線之隔的文明化倒退？**非正式化是不再遵守等級秩序的老規矩或舊禮儀，是不拘小節的自在，但仍有自律自制的內在。**所以非正式化是一種自在不拘但不踰矩；可是自在不拘卻可能終究滑向無拘無束，以致於文明化的倒退。非正式化的出現就是在更趨文明化(例如排隊、不吐痰、溫文有禮……)的不斷推進下，既然都是文明人了，就可以開始不太講究形式化的傳統禮儀或「老規矩」了；這和西方現代文明化的主力來自爭取政治平等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有關。舊貴族或舊上層的等級制度逐漸被瓦解，開始以新的方式(很多是脫胎於舊式的)來表現高等上層的「文明化」程度。但是「平等社會」的高度文明化有時卻表現為非正式化的、看似瀟灑自在的不拘小節中，**這個自在不拘其實源自內在的克制能力**，不用死板規矩來克制動物衝動，而可以隨心所欲卻不踰矩，其實也有高人一等的身分地位競爭(status competition)含意<sup>11</sup>。

10 Norbert Elias和其後繼者Cas Wouters都闡釋過「非正式化」這個觀念(特別是Wouters)，但是Elias對於「非正式化與文明倒退的關係」講的不夠清楚，在本文我提供一個直覺簡單的詮釋。嚴格來說，對於非正式化(不拘泥於傳統禮儀)應採取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像Cas Wouters對於主要西方國家的禮儀書的研究。我在此則是以概論方式盡量涵蓋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共通表現。

11 同樣的席地而坐或邊走邊吃，白人雅痞與農民工就展示出不同品味的身體語言。中產階級可以用這種非正式化(自在不拘但不踰矩)來宣告自身的優越性，不需要外在的舊式貴族的繁文縟節來顯示等級差異，自制到了一定高度而無須外在規矩的強制，顯示其真正高人一等之階級性。有些中產女性聲稱自己是「言論大膽、行為保



相似的，性的文明化同時產生了性的非正式化或甚至文明化的倒退——這是因為：非正式化與文明化倒退往往僅一線之隔，有時前者會退化為後者——這往往是資產階級在安逸享樂中逐漸失去內在自制力與自律的結果，或者說，**非正式化的不守規矩或自由表達益發缺乏限度，從而變成文明化倒退。**

性的文明化由此可能在政治上促成性的文明化之反動，也就是抵抗性壓抑而企圖恢復生理衝動的自然正當性，並承認野蠻獸性的性健康作用（合乎性衛生）。但是這類爭取性自由的政治動力與條件恰恰又是以性的文明化為前提：文明化隔離壓抑性，卻也因而間接鼓動刺激了性；非正式化則鬆動傳統規矩的管制，從而使得自制自律成為面對文明倒退的**薄弱防線**。一言以蔽之：**性的文明化同時卻也帶來了對性的文明化之反動。**

## 十二、性的文明化及其不滿：從宗教性道德（途經反性女權主義）到新道德主義

下面簡略地回顧「性的文明化及其不滿」在西方的大致歷史經歷。從19到20世紀中葉，**宗教的(性)道德扮演著文明化的力量**，並壓抑了sex；另一方面，新興世俗力量則反抗壓抑，並且在知識與社會中爭取性自由。保守的維多利亞主義和其遺緒代表了sex的(過度)文明化，所以有了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弗洛伊德當時關心的是**過度**壓抑會造成各種心理疾病，但是他又覺得適當壓抑sex是文明所需的(Freud)。弗洛伊德及其跟隨者(例如賴希(Wilhelm Reich)等人)影響了20世紀各種溫和的性自由和激進的性解放運動；另外還有一些從醫學科學出發、婦女權利角度出發的啟蒙開明的性自由運動(如Mary Stopes

---

守」也有類似道理在內。

宣導避孕)。所以sex一方面抵抗宗教以道德主義的形式推動文明化(文明化壓抑了sex)，另一方面，sex也會連接新的知識啟蒙與社會理想的現代性，比如說男女平等，比如說同性戀的除罪(30年代曾訪問中國的Magnus Hirschfeld是代表人物(Dose))，因而在這個過程裡逐漸孕育且壯大了gender/sexuality(男女平等孕育了gender，同性戀除罪壯大了sexuality)，成為後來sex-gender-sexuality三角關係的濫觴。

二戰後美國由於富裕社會的出現，不再需要倡導節約、制欲，所以性壓抑的狀態也隨之有所改變。由於福特式大工業生產的資本主義世界需要走向消費社會，先是促進家庭消費，等到各個家庭的家電買的差不多了，接著就要促進個人消費及相關的休閒服務，之後青少年也被開發加入消費大軍。與此同時，性壓抑的惡果在大銀幕上呈現(例如1961年導演Elia Kazan的*Splendor in the Grass*，中譯：《天涯何處無芳草》<sup>12</sup>)，作為呼應。1960年代的第二波婦女解放運動、學生與反戰運動、石牆事件、還有嬉皮次文化，都推動了性自由(Woodstock演唱會為其標誌)，影響直至1970與80年代；**此時性的文明化已經不完全是壓抑了**，媒體與好萊塢等文化工業都鼓動享樂消費，性的言說氾濫了，還有很多施用於主體的權力技術(福柯敏銳地注意到性壓抑假說的問題)。總之，早期性的文明化使sex有不文明的污名，戰後富裕世俗社會的文明化的非正式化則開始走向對sex採取在自律自制下的自在不拘態度，還會附帶各種社會目的(包含消費)；有些文明化的發展則能間接地或意外地增加性快感的強度和性刺激(例如更繁複的儀式成為更多的挑逗)。但是與上述性自由趨勢對立的美國宗教復興運動之文明化則仍對sex採取污名壓抑的態度，這是**文化戰爭**的根源之一。

美國從1980年代的文化戰爭開始，sex-gender-sexuality慢慢形成三角之勢，動態發展。起初代表gender的反性的女權主義與宗教右派氛

12 故事為兩個高中學生因為當時的性觀念而不能有性接觸，導致痛苦的分手，最終悲劇收場。

圍聯手(以 The Meese Commission 反色情為標誌)打壓 sex<sup>13</sup>，引發性激進女權主義的批判，於是有了美國女性主義的性論戰。性激進女權主義的領軍人物 Gayle Rubin 將過去單純生理的 sex 納入了階層支配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反抗的架構，sex 與階級、種族、gender 的階層壓迫相同且互相關連，由此 sex 更加轉向並靠攏 sexuality。sex (如肛交) 所形成的 sexuality 身分(如同性戀)透過社會運動與政治參與使得 sexuality 興起，且協助原本可疑的 sex 抗拒了 gender 政治正確上的獨大。易言之，當 sex 朝向 sexuality 結盟靠攏(開始了 sex 的另一種文明化，不是宗教道德化，而是進步價值化)，就暫時維持了 sex-gender-sexuality 的三角平衡，同時也使 sexuality 大興於 1990 年代。

進入 21 世紀後，持續的文明化使得 sexuality 和 gender 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且壯大，形成三角關係的失衡：sex 開始漸漸被隱遁，gender-sexuality 所衍生出的論述言說(同時還有其他進步話語)則表現為**性政治的政治正確**，其姿態是**啟蒙訓勉**，扮演了過去 19 世紀直到 20 世紀中葉宗教與道德主義的文明化角色，成為一種**新道德主義**。之前我對於新道德主義與其緣起有過許多分析<sup>14</sup>，以下只簡單說明。

### 十三、西方新舊道德主義的源起與演變

西方歷史上 19 世紀的(舊)道德主義，和禁酒(節制)運動與廢奴運動密切相關，並且關切酗酒對婦女和家庭的不利影響，推崇體面可敬(respectability)與老派規矩，希望整個社會都能道德化。道德主義的

13 1960-70 年代興起的第二波女性主義後來有一部份是和宗教復興傳統價值合拍的。例如，有人認為反性騷擾的話語和維多利亞時代思想有關(福格爾 35)。

14 較早有甯應斌〈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晚近則是卡維波〈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之前的分析偏重 gender 出發的保護婦幼對 sex 的壓制，本文則集中於 sexuality 在 2012 年後扮演的文明化角色，並澄清了美國新道德主義在 2012 年前後的變化。

姿態是說教訓勉(moralize)，其重要功能之一是使得原本未必等同於道德的嗜好習性、公德私德、舉止禮儀、公序良俗都道德化。從禁酒運動的角度，喝酒或酒醉將導致怠惰貧窮甚至犯罪，從而將喝酒酒醉(甚至怠惰貧窮)也道德化了，變成道德問題。<sup>15</sup>易言之，**文明舉止與文野之分都開始有了道德色彩**，但是反過來說，這也使得道德主義同時也內涵了文明化。在道德主義之下，sex的道德化包含了性舉止應有的規矩(étiquette)，維多利亞主義的嚴謹性「道德」(包括語言用詞與舉止的謹慎、避免粗俗等)，其實是sex的文明化。

西方現代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了一波青年新文化：由於戰後嬰兒潮的青年人在富裕社會與消費主義中展現更多的**非正式化**，與之前的道德主義產生激烈衝突，因此傾向於將性領域的問題去道德化(新文化思潮認為很多性議題**非關道德**)，或者以更高的政治價值來對抗道德主義，例如將性議題掛鉤人權、平等、自由選擇等。結果，原來的「性道德」議題現在轉變為「**性政治**」議題，很多爭議及其延伸蘊涵則被形容為**文化戰爭**。

當sex訴諸人權、平等、自由而抗拒傳統道德主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其框架視角**從性道德轉為性政治**，**從道德正確轉為政治正確時**，倡導gender的反性女權主義也(甚至更早)採取了同樣的轉向，認為性與性別不是生理或宗教道德問題，而是父權的政治問題；而且，反性的女權主義和宗教舊道德主義相似(甚至有時彼此聯合)，對sex採取防範限縮的壓抑策略；易言之，女權主義雖然在gender議題上有激進或自由派的進步態度，但是在sex議題上卻採保守派的否性態度，主張gender為主的性政治(例如抗拒男人以性自由為名的性掠奪、保護婦幼等)，才是政治正確的sex，這就是新道德主義的濫觴。與此同時，伴

15 不只是道德化，最終也形成法律化，即所謂道德立法。John Compton 闡明了宗教道德主義的法律化。台灣的新道德主義也是集中於法律化，對此何春蕤有相當多的闡述。

隨著日益發達的gender-sexuality論述，新舊道德主義的對立差異混雜了政黨鬥爭而形成文化戰爭。

由於文化戰爭既劇烈也牽連廣泛——例如直接連結了美國的兩黨選舉政治以致於立國方向，戰線從sexuality(LGBT、HIV+……)、gender(墮胎、性騷擾……)，拓展到種族、移民、多元文化……，後來還有像伊斯蘭這類議題涉及地緣政治的人權外交與制裁干預——在這些背景下，敵我的價值交鋒與情感固著催生強化了「**政治正確**」及與之相關的現象後果(例如有些地區可以將歧視訴諸法律，還有網路中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近年益發強化新道德主義。由於新道德主義是以進步理念來啟蒙開化大眾，其姿態亦是說教訓勉；而且一如維多利亞主義，**同樣有語言用詞與舉止上的限制謹慎(言行的政治正確)**，因而本質上也是一種文明化，只是不以傳統道德為名，而以進步價值為名。在新道德主義脈絡下的gender-sexuality之相關話語論述，在實質上則是對sex的**新一波**文明化。

從時序上總結地說，西方這波新文明教化的緣起可以回溯到1960-70年代社會運動與批判理論平等話語的興起：在文化方面，舊道德主義對sex的過度文明化產生了「非正式化」，此時的非正式文化新浪潮在保守派眼中已經是文明倒退(嬉皮、濫交等等)；在社會運動方面，(兩)性解放運動繼承了從20世紀初便開始的反性壓抑的性自由話語，也就是生理性對舊道德主義的宗教文明化之反抗。1980-90年代不再從生物角度理解sex，而是將性道德中的「**好性(如異性戀性忠貞)**」與「**壞性(如同性戀濫交)**」的關係分析為階層壓迫(Rubin)，這種社會政治角度的性激進主義催生了sexuality的擴張。在21世紀，身分政治的廣泛流行與彼此分歧，使得sexuality變成複數多樣且公共活躍，甚至藉著西方媒體與學術、好萊塢與國際NGO網絡面向全球，各種sexualities身分所共通的sex反而日益隱遁。總之，在新道德主義興起的脈絡下，sexuality逐漸產生了對sex的新一輪文明化。

當前 sexuality 對於 sex 的文明化之表現是：sexuality 進駐公共，例如在公共可以公開談 sexuality 或進行 sexuality 運動，但是 sex 則同時被迫退出公共，退到私隱與個人的領域，sex 的談論與行為受到政治正確的更多限制（見下一節）。不過，公共的 sexuality 言說與行動仍然必須符合文明現代的準則，會受到各種（社會性別、族群、階級等等）「交織」話語或政治正確的牽制羈絆（見十六節）。以下進一步說明之。

#### 十四、公共 Sex 的隱遁

西方 sexuality 話語的近年發展儼然成為對於 sex 的最新文明化，使得受西方影響的國家與地區的 sex 在進步開化氛圍中逐漸從公共場域中被隱遁。很顯著的例子便是世界「性」學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ology）於 2005 左右改名為世界「性健康」學會（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sup>16</sup>。這種改名當然也和同性戀等議題在非西方宗教保守國家造成 sex 的敏感政治性有關（這個敏感政治性則和西方近年在國際政治與文化侵略方面採用性議題來積極進攻有關）<sup>17</sup>。

21 世紀後普遍趨勢是公共的 sex 逐漸隱遁，但是不只是「性變態」被隱遁<sup>18</sup>，常態的男女交合也一樣。當然，sex 只是被「隱遁」而非全面禁止沒收（就像排泄的文明化只是不能隨地大小便，也就是從公共眼光中隱遁而非不能排泄），sex 仍被允許在私隱範圍內，即使在西方國家開放自由的氛圍或外貌之下，也越來越被要求必須滿足文明的義務與代價，其實就是有了不少限制與自制。相對比的，在 sexuality 不夠發達以及對 sex 缺乏細緻規管的非嚴厲宗教社會裡，不正經或不甚合法的 sex

16 參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ld\\_Association\\_for\\_Sexual\\_Health](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ld_Association_for_Sexual_Health)。

17 Joseph Massad 便指出伊斯蘭世界（如埃及）晚近對同性戀的敏感與取締，乃是受到如「同志國際」的影響。

18 在此指的是被大眾印象歸類為「性變態」的身體、行為與慾望被隱遁，但是大眾印象的「性變態」會有變化，受到主流性／別政治正確之界定的影響。

在鄉野或都市隱蔽處仍有光怪陸離或「不文明」狀態，外國人則樂於至此旅遊享受「性自由」。

如今在西方或親西方社會，**色情**（淫穢影像等）大概是sex的最重要表達，不過仍是處於私下或隔離的狀態，而且色情使用者有義務維持色情的私下隔離，例如你所享用的色情不得讓地鐵中鄰座乘客或家中未成年者看到。總之，在sexuality權利得到保障的情況下，色情相關的使用者、行動者都更有文明義務將自身處於隱私狀態（例如當同性戀取得婚姻或其他平等權利時，同性戀更有義務不將自身的色情公開而冒犯公眾），而且色情的sex所表達的慾望被公認是不正確的（「不文明的」），其內容即使沒有具象呈現，也是不宜傳播交流的。此外，裸體即使在藝術展示的脈絡中也變得敏感；至於性教育，例如在台灣，其重要性已讓位於性（別）平（等）教育，課堂中更正當的話題是性別平等或性騷擾，也就是性的社會性質與文明素養，而不是性交等等。

另外兩個或有爭議的當代常見例子：第一，跨性（transsexuals）在今日是個與性無涉的（trans）gender問題，但是在1980年代Gayle Rubin的性階層分類中仍屬於性道德中的「壞性」（153-154），易言之，其sex的成份如今已經在公共中隱遁了。這類主體一般也因為外界的窺密而不願意多討論自身的性。第二個例子：控訴性騷擾或me too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將性暴露於公眾之下，與隱遁性的趨勢相反，故而特別引人震驚——但是首先這合乎控訴之目的，是利用「性在公共漸趨隱遁」的一般趨勢來喚起公眾注意。其次，正如舊道德主義時期對不當的壞性之壓抑，往往陷入兩難困境：亦即，壓抑隱遁壞性一方面要封鎖信息，另一方面又要示眾以揭露何為壞性。最後，一般而言，享樂目的的性（如色情）比受害控訴的性更容易被公共隱遁，這是一般趨勢。總之，公共sex在當代漸趨隱遁，gender-sexuality卻益發公共。

## 十五、反對性／別的起步

性的隱遁還有一種容易被忽略的狀況，那就是政治不正確的sex，也就是違反主流文明化的sex談論，例如表達所謂「渣男」的實踐與慾望。一般只有醜聞或糾紛爆出時，才會窺見這類sex的表面存在，但是其背後的動力與敘事、當事人對其實踐與慾望的自我理解或辯解、其根深蒂固的歷史來由等等，都會被隱遁而不可能公然流傳，否則會被公共羞辱或引起公憤鄙視。不過，在網路時代的祕密小社團裡卻可能存在這種sex的話語經驗交流。這種被隱遁的性(實踐與慾望)，有可能在政治化之後成為反對性／別(gender/sexuality)的力量，但是這種政治化也是另一種文明化，必須串連某些價值並有所堅持而自恃，以表達另類的世界觀，而不僅是網路上偶見的對女權的情緒謾罵。也因為如此，這種反對性／別的性需要完整的新理論與價值取向，才可能不僅止於反對的起步。

## 十六、Sexuality的文明化之交織邊界

不但sex在公共領域因為文明化要求而有被隱遁的趨勢，在公共領域的sexuality言行也必須符合文明化的要求，而且，由於其進入公共是依循著當代文明進步話語的模式，所以往往會和種族、社會性別、殘障、年齡等等諸多進步話語彼此**互相監督文明進步的邊界**。這種「交織」使得文明化要求提高或強化了，令人常感覺到政治正確的壓力或甚至動輒得咎；然而同時，**文明化推廣到一定地步，會產生非正式化或甚至反文明化的反作用**，對這些進步價值政治正確之反彈也日益可見。

今日全球「西方陣營」的國家或地區雖然都幾乎普遍受到西方關於sexuality強勢話語(以普世價值的姿態)的影響，但是具體個別社會之sexuality如何進入公共與文明化的過程是不一樣的，例如台灣除了



sexuality的社會運動，更受到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同樣地，在非西方陣營的中國大陸，sexuality的公共形態與形成和美國亦是顯著不同，需要日後的進一步分析。

## 十七、美國新道德主義從保守到激進

新道德主義就是以普世的進步價值與政治正確，代替了舊道德主義的各地傳統道德與特定宗教教化，是社會運動的議題政治化、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後果。在新道德主義的影響下，sex逐漸趨向隱遁與私人隔離，公共裡越來越流通的則是sexuality話語。這個趨勢的普世化乃是美國的**全球影響所致**（包括美國的外交與文化輸出，透過聯合國等機構的全球治理）。美國新道德主義的發展可約略分成兩個階段（從保守到激進），而且有政治的與文化的面向。政治上的新道德主義形成期就是柯林頓時代，柯林頓願意與白人福音派教徒妥協，他的don't ask, don't tell（同性sex的隱遁）充分表達了新道德主義的政治基礎——也就是保守的自由派與溫和的保守派之共治或妥協，雙方共識的基調是保護婦女與兒童，不乏對「不當的性（illicit sex）」之嚴厲法律管制。後來這個政治基礎隨著保守派對歐巴馬的挑戰而流失<sup>19</sup>，接下來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各自轉向激進分歧而再少有妥協。

曾經，美國與各地新道德主義得以壯大，是因為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政治上的結合，但是當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各自趨向激進（例如激進自由派走向同性婚姻的倡議，激進保守派的宗教道德主義靠攏基本教義），因而結束共治後，新道德主義主要集中於（例如透過網路）文化影響，而且由於其文化前線日益趨向激進自由派，它也不斷遭到俗民反政治正確之抵制。美國新道德主義的文化與進步話語在川普年代的

---

19 究其實，我認為美國保守派白人不願意接受黑人總統的統治是核心的情感原因。

影響因而是被挑戰的，不過仍流通於校園與自由派媒體與網絡，但是轉到福斯電視台之類的保守派媒體就不見蹤影了。總之，目前正是多方交鋒的混戰時刻<sup>20</sup>。做為美國文化殖民地的台灣，雖然2012年起其自由派和美國的自由派一樣趨向激進，同時台灣的基本教義保守派也開始活躍激進，並且在2018年的公民投票中表達了對同性婚姻的不滿，但是整體而言，新道德主義及其文明化趨勢在台灣尚未遭到嚴重的挑戰。

Sexuality的新道德主義之激進化佔據了公共領域，使得sex不再能藉著激進化來開拓公共空間，因而逐漸遁隱。

## 十八、對sexuality文明化的抵抗

近年來，西方sexuality話語所代表的文明化，隱含著**進步主義**的狂想，把人類的sex都納入更高的理想秩序，例如性平等；其話語是以此理想秩序來批判並貶低現狀中的某些人和制度，是一種唯心主義而不是唯物主義的思路與實踐，亦即，把人們的觀念與制度當作道德抉擇或者知識啟蒙的結果，而不是(例如)在國家與文明競逐中物質環境與追求認可的產物。由於現實世界的人群其實是不平等的，總是一群人文明化另外一群人，而文明化每每轉換為支配的工具——特別是當新道德主義或sexuality話語聯繫到主流政治統治、地緣政治的帝國支配等

20 這也許是為何在「震央中心」的美國出現了反其道而行者，像自由派的性教育組織SIECUS在2019年便將組織名稱從sexuality改為sex。SIECUS乃是The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縮寫，雖成立於1964年，但是因為1979年宗教右派成立「道德大多數」以及雷根(Ronald Regan)在1980與1984當選美國總統所帶來的保守政策，SIECUS更加積極地倡導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該組織大部分時期均強調sexuality教育或sexuality權利；不過在2019年機構改名為SIECUS: Sex Ed for Social Change(其名稱和縮寫已經無關)。相關資料來自下面兩個網頁<https://siecus.org/about-siecus/our-history/>，<https://siecus.org/siecus-rebrand-announcement/>，以及D.W. Haffner。

等<sup>21</sup>——此時，以非正式化的sex來抵制sexuality的文明化就有策略性的抵抗意義。

西方sexuality話語目前以普世價值的姿態進行在全球的統一與擴張，當然也遭遇到各種反對。現在有些宗教或傳統主義者反對跨性別，反對同性婚姻或sexuality相關的政治正確；對此，左派一般提出經濟或階級方面的解釋。但是我認為訴諸宗教或傳統文化的群眾有著不可忽視的**被認可**需求，同時他們也有著同樣普世之目的與價值取向（例如其終極目標不是個人的自由平等或多元主義，而是共同體的興盛團結與文化延續或文明復興）。<sup>22</sup>另一方面，sexuality的新道德主義對許多非宗教、非傳統主義的世俗者所形成的文明化約束與規訓壓力，明顯或隱約地讓他們「自然野蠻的獸性」之表達感到受挫，換句話說，有些對於性／別政治正確的反彈，其實是對於sexuality過度的文明化壓力或對sex的不斷被隱遁感到不滿。

## 十九、一直已經是文明化了的sex如何反對sexuality

上面提到「自然野蠻的獸性」的sex其實並不真的存在，畢竟sex一直已經是文明化了的。自從人類脫離原始狀態以後，像組成家庭等等，男女的交配就已經開始文明化了，例如出現了精神的愛、縱慾、強姦等等文明社會才有的範疇與分類，這些都是不斷文明化的結果。不過由於sex的生物生理構成不可能完全被社會文化所改變修正，它總

21 可參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期，卡維波〈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後〉。尚可參考同期專號關於Joseph Massad的介紹文章。

22 這裡觸及的可能是當前世界最注目的複雜問題，隨著全球化或全球主義的遭受挑戰或倒退，伴隨全球主義的各種普世化話語日益受到諸如多元現代、多極世界、文明衝突……等等的挑戰。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競逐的(contending)諸多普世價值必須暫時共存(modus vivendi)(甯應斌〈普世、多元與競逐的現代〉；〈和平共處(Modus Vivendi)與統一〉)。

有抗拒「建構」的衝動，而且永遠有著文明化倒退的返祖與退化的可能時刻。即便如此，sex和我們的動物先祖總是隔著文明的歷史距離！

以上意味著「sex反對sexuality」並不是「野蠻反對文明」，不是「生理生物反對社會文明」，因為sex早已經文明化了，已有了社會建構的成份。因此「sex反對sexuality」就是以之前已然文明化的sex來抗拒當前sexuality的文明化。這樣的反對有三種意義或因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對更進一步的文明化的抗拒，例如有些過去通行的sex開始被當作政治不正確，這些sex所涉及的情感(羞恥尷尬)門檻之改變於是引發抵觸抗拒的情緒。**第二**，sexuality文明化的推進，往往掛靠著其他的權力佈局，例如後期歐巴馬在國際倡議同性戀權益，這其實也針對著伊斯蘭的復興力量，自然會在穆斯林群體中遭遇抵觸。<sup>23</sup>易言之，sexuality對於sex的文明化，往往涉及不同群體或身分的利害衝突與鬥爭。**第三**，文明化的全力推進，培養的是個人自制自律能力的強化，由此又往往伴隨著無須拘泥表面儀式的非正式化，但是由於非正式化可能滑向文明化的倒退(缺乏規矩的自律日益薄弱)，因此非正式化與文明化有潛在的緊張關係，sexuality的文明化效應也不例外：sex的反對sexuality其實也有非正式化的因素與意義。易言之，sexuality的文明化本身便孕育了「sex反對sexuality」。

## 二十、結語

反對性／別，sex against gender/sexuality，這樣的「覺悟」在新道德主義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合作期就存在了。十年前和今天同樣的場合，何春蕤說：

---

23 對此一般性的討論，可參見Massad，特別第三章。

真正的關鍵在身體，在經驗，在活生生、赤裸裸、汗淋淋的體驗……。如果我們不在身體的層次壯大自己，任何絮絮叨叨的認同論述都是空泛無力的。如果我們不在這個情感的層次操練自己，任何遠大理想都很容易墮落成為妒恨的新黑洞。如果我們不堅守這個解放身體、解放性的立場，任何運動都有可能淪為虛無的開明語言的俘虜。(何春蕤〈回歸身體 回歸性〉)

何春蕤這個簡短講話有其自身的脈絡與主張，但是我希望他所主張的並非單純生理的sex，或者，如果只是被批判理論傳統所文明化的sex，那麼就只是藉著回到1930年代(W. Reich)、1960年代(H. Marcuse)等等……抵達性激進女性主義(G. Rubin)的道路再走一遍而已，只不過是寄望於走過同樣路徑的sexuality在新道德主義的文明化中勿忘初心而已。所以，我希望已經來到21世紀的20年代，可以開始嘗試不一樣的中國道路了。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卡維波。〈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後：以夷制夷下的知識生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2018年12月)：231-248。
- 。〈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人間思想》(台灣版)17(2018夏季號)：63-77。
- 弗洛伊德。《性學三論》。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
- 何春蕤。〈回歸身體 回歸性〉。2011年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募款餐會發言，2011年6月5日。〈[http://sex.ncu.edu.tw/jo\\_article/2011/06/回歸身體-回歸性](http://sex.ncu.edu.tw/jo_article/2011/06/回歸身體-回歸性)〉(上網日期：2022年3月23日)。
- 科拉品托。《性別天生：一個性別實驗犧牲者的真實遭遇》。譯：戴蘊如。台北：經典傳訊文化公司，2002。
- 張立文(主編)。《性》。台北：七略出版社，1997。
- 甯應斌。〈和平共處(modus vivendi)與統一〉。第二屆海峽兩岸人文學論壇——「人文的處境與兩岸人文學的融合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廈門海滄台商投資區管委會主辦，廈門海滄，2019年10月19日。
- 。〈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新道德主義》。編：甯應斌。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3。1-11。
- 。〈普世、多元與競逐的現代：中國轉向與我的知識道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2018年12月）：278-286。
- 福柯。《性經驗史》。譯：余碧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第四次大覺醒及平等主義的未來》。譯：王中華、劉紅翻。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
- 盧梭。《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譯：李平滙。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霽理士。《性心理學》。北京：商務，1997。
- 西文書目
- Compton, John W. *The Evangelical Origins of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Davidson, Arnold I. "Sex and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Critical Inquiry*. 14.1 (1987, Autumn): 16-48.
- Dose, Ralf. *Magnus Hirschfeld: The Origins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NYU press, 2014.
-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London: Blackwell, 1994.
- Ellis, Albert, & Albert Abarbanel. *The Encyclopedia of Sexual Behavior*. New York: Jason Aronson, inc., 1973.
- Feyerabend, Paul. *Against Method*.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W. Norton, 1961.
- Germon, Jennifer. *Gender: A Genealogy of an Ide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oldman, Alan. "Plain sex."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6.3(1977): 267-287.
- Haffner, D. W. "SIECUS: 25 years of commitment to sexual health and education." *SIECUS Rep.* 1989 March 17.4: 1-4. PMID: 12143716.
- Massad, Joseph A. *Desiring Arab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Reich, Wilhelm. *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Devi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7-181.
- Sex.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sex>>. Retrieved 23 March 2022.
- Stopes, Mary. *Wise Parenthood - A Treatise on Birth Control or Contraception*. Worcestershire: Home Farm Books, 2006.

Thorne, Barrie, & Nancy Henley (Eds.).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Rowley: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75.

Wouters, Cas. *Informalization: Manners and Emotions since 1890*. London: Sage, 2007.